

世界書局印行



景印
四庫全書

四庫全書

文部
第一四六冊
故事類

世界書局印行

景印
摘藻堂

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第一四六冊
故事類

本冊目次

書名及撰人

卷次

頁次

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有上下等分卷者以一卷計）序
一卷目錄一卷 宋馬端臨撰

卷一百七十四至卷二百二十九

二三二—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四百九十五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四

鄒陽馬端臨貴與著



總敘

伏犧氏始畫八卦造書契

書者文字契者刻木而書其側故曰書契也一云以書契

約其事也鄭玄云以書書木邊言其事刻之木謂之書契也

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

籍生焉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

墳大

言大道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七十四

一

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

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

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索求也求其義也

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

氣所宜皆聚此書也

按古書之流傳於今者惟六經六經之前則三墳

五典八索九丘是已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

則國家之所職掌者此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籍者也其名數亦多今除寶訓及太平六典之外亦無可考者矣

孔子生於周末觀史籍之繁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

程子曰所謂大道若性與天道之說聖人豈得而去之哉若言陰陽四時七政五行之道亦必至要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七十四
四
之理非如後世之繁衍末術也固亦常道聖人所以不去也或者所謂義農之書乃後人稱述當時之事失其義理如許行為神農之言及陰陽權變醫方稱黃帝之說耳此聖人所以去之也五典既皆常道又去其三蓋上古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為治有迹得以紀載有史官以識其事自堯始耳九峯蔡氏曰今按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周公所錄必非偽妄而春秋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之書猶有存者若果全備孔子亦不應悉刪去之或其簡編脫落不可通曉或是孔子所見止自唐虞以下不可知耳今亦不必深究其說也

禮記經解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觀其風俗則知其所以教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屬猶合也春秋多記諸侯朝聘會同有相接之辭爭辨之事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七十四
五
失謂不能節其教也詩敦厚近愚書知遠近誣易精微愛惡相攻遠近相取則不能容人近於傷害春秋習戰爭之事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言深者既能以教又防其失也疏皇氏云解者分析之名此篇分析六經體教不同故名曰經解也六經其教雖異總以禮為本故紀者錄入於禮

逮文武之時猶能各通一經以化其民故孔子歷聘之時入其國而其教可知

山陰陸氏曰不言失之而言之失者六經無失也學者之失而已

金華應氏曰醇厚者未必深察情偽故失之愚通達者未必篤確誠實故失之誣寬博者未必嚴立繩檢故失之奢沉潛思索多自耗蠹且或害道弄筆褒貶易紊是非且或召亂樂正崇四術以訓士

則先王之詩書禮樂其設教固已久易雖用於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學所可語春秋雖公其紀載而策書亦非民庶所得盡窺故易象春秋韓宣子適魯始得見之則諸國之教未必盡備六者蓋自夫子刪定讚繫筆削之餘而後傳習滋廣經術流行夫子既廣其傳而又慮其所敝故有此言然入其國即知其教非見遠察微者不能也觀其教即防其失非慮遠防微者不能也

莊子天下篇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

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按莊生之時六籍未經秦火其書具在也而諸子

百家各以其說舛馳而淆亂之是以有闇而不明
鬱而不發之憂周以荒唐謬悠之言著書蓋亦百
家之一也而此段議論誠醇正無異聖賢之格言
東坡謂莊子蓋助孔子者於此見之所謂後之學
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
下裂似逆知將有坑焚之禍而深悲之矣嗚呼

秦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並爭厚
招游學今天下已定灋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七十四

八

則學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
首相與非灋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
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羣臣以造謗如
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
非秦記者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
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
族吏見知而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
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學法令則以吏為

師制曰可

魏人陳餘謂孔鮒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為書籍
之主其危哉子魚曰吾為無用之學知吾者惟友秦
非吾友吾何危哉吾將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
夾漈鄭氏曰陸賈秦之巨儒也酈食其秦之儒生
也叔孫通秦時以文學召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
二世召博士諸儒生三十餘人而問其故皆引春
秋之義以對是則秦時未嘗不用儒生與經學也
況叔孫通降漢時自有弟子百餘人齊魯之風亦
未嘗替故項羽既亡之後而魯為守節禮義之國
則知秦時未嘗廢儒而始皇所坑者蓋一時議論
不合者耳

又曰蕭何入咸陽收秦律令圖書則秦亦未嘗無
書籍也其所焚者一時間事耳後世不明經者皆
歸之秦火使學者不覩全書未免乎疑以傳疑然
則易固為全書矣何嘗見後世有明易之人哉臣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七十四

九

向謂秦人焚書而書存諸儒窮經而經絕蓋為此發也詩有六亡篇乃六笙詩本無辭書有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皆不因秦火自漢以來書籍至於今日百不存一二非秦人亡之也學者自亡之耳按秦雖出自於西戎然自非子秦仲以來有國於豐岐者數百年春秋之時盟會聘享接於諸侯秦誓紀於書車鄰小戎之屬列於詩其聲名文物蓋藹然先王之遺風矣今下令焚詩書而曰史官非

秦記皆燒之則秦誓秦風亦秦記也獨非詩書乎李斯者襲流血刻骨之故智而佐之以人頭畜鳴之偽辯固世所羞稱者然斯學於荀卿卿之道蓋祖述六經憲章仲尼者也是其初亦自儒者法門中來然則始皇既非聲教不通之編夷而驟有中華李斯亦非推朴少文之俗物而盲處高位今乃以焚滅經籍坑戮儒生為經國之遠猷者其說有二曰愧曰畏愧則愧其議已也畏則畏其害已也

自載籍以來詩書所稱桀有暴德而天下歸殷紂有暴德而天下歸周幽厲有暴德而周室東遷寔微寔滅五霸迭興七雄分據始皇既已習聞其說矣今雖諉曰德無三皇功過五帝而其所行則襲桀紂幽厲之跡耳夫豈不自知之而儒者記纂明以語人曰如是而興如是而亡不啻燭照數計龜卜而示後來以軌範蓋始皇之所愧而畏者此也自夫子歷聘列國孟氏以儒術游於諸侯思濟天

下之溺而引時君於當道者至拳拳也雖不肯枉道以求售然思濟天下之溺至拳拳也繼而蘇張之徒專以口舌干時君雖其所持者詭遇之術妾婦之道與孔孟之學如黑白薰蕕之相反然其汲汲皇皇求以用世之意則類也而范雎之於魏冉蔡澤之於范雎皆逞其辯口扼其吭而奪之位於是士生斯時皆以讀書游說為可以得志而取高位李斯亦以說客進身者也故韓非入秦以策干

始皇則忌而誅之天下豈無尚如非者欲睨其後乎蓋李斯之所愧而畏者此也詩書百家語之在人間者焚之其在博士官者存之蓋亦知其本不可廢也罷侯置守者私其土地於已也焚書而獨存博士官者又欲私其經術於已也主相之心務欲滅經籍以愚天下峻法律以威天下而使之莫予毒以為鞏固不拔之計然陳勝項梁項籍劉季之徒本非有祖述湯武弘濟蒼生之夙志俱以懼於禁網遁跡亡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奮挺而起以成土崩瓦解之勢趙高熏腐小醜亦非有文墨詞辯足以傾動上聽徒以少習深文依於忤忍故陷扶藎蒙恬戮諸公子夷李斯如出一律蓋犯法而作亂者陳吳劉項也倚法而作姦者趙高也然則隳秦七廟而具斯五刑者非詩書也乃秦之法律也

秦以儒者為博士每國家有大事則下博士議之

然因淳于越進議封建而下焚書之令因盧生輩竊議時事而下坑儒之令蓋此二事者皆激於博士之正論然則其所進用者必皆得面諛順指如周青臣叔孫通輩然後能持祿苟免耳稍引古義持正論則批逆鱗觸奇禍是書雖存而實亡博士官雖設而實廢矣又按史記言始皇聞盧生竊議亡去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然則始皇所謂不中用者所焚之六籍是也所謂召文學方術士求奇藥者所存之醫藥卜筮等書是也然六籍雖厄於煨燼而得之口耳所傳屋壁所藏者猶足以垂世立教千載如一日也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當時雖未嘗廢錮而並未嘗有一卷流傳於後世者以此見聖經賢傳終古不朽而小道異端雖存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

惡而為之興廢也

西漢書儒林傳序曰秦始皇無天下燔詩書殺術士

六學從此闕矣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子禮器往

歸之於是孔甲為涉博士卒與俱死師古曰孔光傳云鮒為陳涉博

士死陳下今此云孔甲將名鮒而字甲也陳涉起匹夫毆適戍以立號師古

曰毆與驅同適讀曰適不滿歲而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搢紳

先生負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禁其業積怨

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引兵圍魯魯中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七十四

十四

諸儒尚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遺化好

學之國哉於是諸儒始得修其經學講習大射鄉飲

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奉常諸弟子共定者咸

為選首然後喟然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師古

曰言陳絺盧縮韓信黥布之徒相次反叛征伐也亦未遑庠序之事也孝惠

高后時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時頗登用師古曰言少用文學

之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竇太后

又好黃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師古曰具官謂

備員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

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師古曰培固者其人

類此培音陪燕則韓太傅師古曰名生者其號也他皆

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

君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

以百數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下學士

靡然鄉風矣

西漢書藝文志序曰昔仲尼沒而微言絕李奇曰微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七十四

十五

也師古曰精微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師古曰七十子

要妙之言耳十二人舉其成故春秋分為五韋昭曰謂左氏公羊

詩分為四韋昭曰謂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橫真

偽分爭從音子諸子之言紛然殺亂至秦患之乃燔

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

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師古曰編絕

脫音吐活反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

策如淳曰劉歆七略曰外則有太常太史置寫書之

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

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

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

數術師古曰占卜之書侍醫李柱國校方技師古曰醫藥之書也每一

書已師古曰已畢也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師古

日撮總取也音於括反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

歆卒父業師古曰卒終也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

輯略師古曰輯與集同謂諸書之總要有六藝略六藝六經也有諸子略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

十六

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數術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

以備篇籍師古曰刪去浮冗取其指要也其每所餘家及篇數有與總凡不同者轉寫脫誤年

代久遠無以詳知

夾漈鄭氏曰班固藝文志出於七略者也七略雖

疎而不濫若班氏步步趨趨不離於七略未見其

失也間有七略所無而班氏雜出者則蹟矣揚雄

所作之書劉氏蓋未收而班氏始出若之何以太

玄法言樂歲三書合為一總謂之揚雄所序三十

八篇入於儒家類按儒者舊有五十二種固新出

一種則揚雄之三書也且太玄易類也法言諸子

樂歲雜家也奈何合而為一家是知班固胃中元

無倫類

劉歆為侍中遷光祿大夫領五經卒父前業欲建立

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

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師古

云並不與歆意同故不肯立其學也置對置辭以對也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

十七

讓之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師古曰迭互也音大結反聖帝

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

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

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

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

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

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

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師古曰以古事為是者即罪之道術由是

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

頗有詩禮春秋先師

師古曰前學之師也

皆起於建元之間當

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

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

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

固已遠矣

師古曰言廢絕已久不可得其遺也

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

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

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

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

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

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

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

師古曰脫簡遺失也間編謂舊編爛絕就更次之前

後錯亂也問音古覓反

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

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

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

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

不能究其一藝

師古曰罷讀曰疲究竟也

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

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

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

師古曰幽冥猶暗昧也

猶欲保殘

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

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

書為備

蘇林曰備之而已臣瓚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師古曰瓚

說是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

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

依違謙讓

師古曰依違言不專決也

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

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

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師古曰比合也經執有廢遺者冀得典立

之也比音頻寐反今則不然深閉固拒而不肯試猥以不誦

絕之師古曰猥苟也苟不誦習之而欲絕去此學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

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

望於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

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

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

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廣立

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

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

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

今此數家之言所以無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

必專已守殘師古曰專執已所偏見苟守殘缺之文也黨同門妒道真師古

曰黨同師之學如道藝之真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

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劉歆總羣書著七略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王莽之亂
焚燒無遺

程氏演繁露曰漢世藏書舊知有禁中外臺之別

今讀劉向敘載所定列子之書而知中書之外又

有太常太史與中祕而三也向言所校三藏本篇

章大率中書多外書少知漢留意中祕故比他本

特備也史遷紬金匱石室以成史記豈嘗許其稽

閱中祕邪或太史所藏於漢家事實則金匱石室

以加嚴邪然不知正在何地也

光武中興篤好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四方鴻生鉅

儒負帙自遠至者不可勝算石室蘭臺彌以充積又於

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傳毅等典掌焉並

依七略而為書部明帝幸三雍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

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圜

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

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臨決如石渠故事

前書甘露二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制臨決焉又曰施讎甘露中論五經於石渠閣

三輔故事曰石渠閣在顧命史臣著為通議即白虎通議是考

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靈帝熹平時詔諸儒正定五

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

門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也主於徒隸從簡易謝承書曰碑立太

學門外瓦屋覆之四面攔障間門於南河南郡設吏卒視之揚龍驤洛陽記載朱超石與凡書云石經文都似

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按使天下咸取則焉初光武遷還洛陽其

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陪於前及董卓

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

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

小乃制為滕囊滕亦勝也音徒恒反說文曰勝囊也及王允所收而西者

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

焚蕩莫不泯盡焉

魏氏代漢采掇遺亡藏在祕書中外三閣魏祕書郎鄭

默始制中經祕書監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為四

部總括羣書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

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三曰丙部有史

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贊汲冢書大

凡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錄題及言盛以

縹囊書用細素至於作者之意無所論辯

晉惠懷之亂京華蕩覆石渠閣文籍靡有孑遺

東晉之初漸更鳩聚著作郎李充以勗舊簿校之其見

存者但為三千一十四卷充遂總沒衆篇之名但以甲

乙為次自爾因循無所變革其後中朝遺書稍流江左

宋武帝入關收其圖籍府藏所有纔四千卷亦軸青紙

文字古拙文帝元嘉八年祕書監謝靈運造四部目錄

大凡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祕書丞王儉

又造目錄大凡萬五千七百四卷儉又別撰七志一曰

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二曰諸子志紀今古諸

子三曰文翰志紀詩賦四曰軍書志紀兵書五曰陰陽

志紀陰陽圖緯六曰術藝志紀方技七曰圖譜志紀地

域及圖書其道佛附見合九條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

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而又作九篇條例編乎首卷之中文義淺近未為典則

齊永明中祕書丞王亮監謝朓又造四部書目大凡一萬八千一十卷齊末兵火延燒祕閣經籍遺散

梁初祕書監任昉躬加部集又於文德殿內列藏衆書華林園中總集釋典大凡二萬三千一百六卷而釋氏不與焉梁有祕書監任昉殷鈞四部目錄又文德殿目錄其術數之書更為一部使奉朝請祖暅撰其名故梁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七十四

三十四

有五部目錄普通中有處士阮孝緒沉靜寡慾篤好墳史博采宋齊已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參校官簿更為七錄一曰經典錄紀六藝二曰記傳錄紀史傳三曰子兵錄紀子書兵書四曰文集錄紀詩賦五曰技術錄紀數術六曰佛錄七曰道錄其分部題目頗有次序剖析辭義淺薄不經梁武敦說詩書下化其上四境之內家有文史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經籍歸於江陵大凡七萬餘卷周師入郢咸自焚之

陳天嘉中又更鳩集考其篇目遺闕尚多

後魏始都燕代南畧中原粗收經史未能全具道武嘗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帝曰書籍凡有幾何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以至於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乃命郡縣大收書籍悉送平城孝文徙都洛邑借書於齊祕府之中稍以充實暨於爾朱之亂散落人間

後齊遷鄴頗更搜聚迄於天統武平校寫不輟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七十四

三十五

後周始基關右外通強隣戎馬生郊日不暇給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稍加增方盈萬卷武帝平齊先封書府所加舊本纔至五千

隋文帝開皇三年祕書監牛弘表請分遣使人搜討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疋校寫既定本即歸主於是民間異書往往間出

牛弘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昔周德既衰舊經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

正五始而脩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及秦皇馭宇吞滅諸侯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至孝成之代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為盛及王莽之末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祕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人擾亂圖書縑帛皆取

為帷囊所收而西纔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祕書內外三閣遣祕書郎鄭默刪定舊文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祕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屬劉石馮陵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並歸江左宋祕書丞王

儉依劉氏七畧撰為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為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祕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闕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

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闕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為少臣以經書自仲尼迄今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代今祕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致觀閣斯積上納之